

Jeffrey Hudon 博士，《圣经考古学》， 第 1 节，学科简介和历史 ，第 1 部分

© 2024 杰弗里·休顿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在讲授圣经考古学。这是第 1 场，圣经考古学学科简介和历史，第 1 部分。

欢迎大家。我叫杰夫·休顿，我是在密歇根州白令泉安德鲁斯大学考古研究所的校园里向你们讲话的。我欢迎你们每一位参加圣经考古学系列讲座。这是关于我的一些事情。

我有博士学位。这里是安德鲁斯的近东考古学、旧约注释。我和我的妻子住在以色列，我在耶路撒冷大学学院学习了两年，在那里取得了硕士学位，并在富勒神学院取得了神学硕士学位。我在以色列和约旦进行了 17 个季节的考古实地考察，很高兴能和你们在一起并向你们介绍这门令人难以置信的学科，称为圣经考古学，它是圣经研究和释经中使用的绝佳工具。

我们的视频屏幕上显示的图片是典型的考古挖掘图片。这实际上是以色列的 Tel es-Safi。Tel es-Safi 位于谢斐拉 (Shephelah)，即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山麓地带，位于山区和沿海平原之间。

它被称为 Tel es-Safi。这是它的阿拉伯名字，但实际上是圣经中非利士人的迦特。那是歌利亚的故乡。

当我们谈论非利士人和他们的一些遗址时，我们将更多地谈论这一点。但同样，它很典型，因为你会看到方形凹陷，它们是五乘五米见方，这就是大多数考古挖掘的方式。再次，当我们谈到方法论时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

周围的沙袋只是为了防止淡季时塌方或侵蚀。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来谈谈什么是考古学。考古学并不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著名的好莱坞电影《夺宝奇兵》系列。

当我遇到对考古学感兴趣的人时，他们立即提出这样一个事实：哦，你在印第安纳琼斯。嗯，考古学和考古学家有很多乐趣。我们有很多冒险经历。

然而，没有好莱坞的规模。这是不现实的。大概95%都不太现实。

但我只想谈两分钱，《夺宝奇兵》的第一部和第三部可能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最喜欢的，因为它们再次涉及圣经主题。现实生活中的考古，有很多不同，但也很有趣，也很令人兴奋。您可以看到左侧两张幻灯片上的两名志愿者正在他们的方格中、他们正在挖掘的区域中挖掘并发现文物。

Kirbitz Safar的工厂工作。我们希望稍后能更多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发现厨房的一部分和几个储物罐颠倒在二次使用中。

当你站在厨房的地板上时，你会发现大约 3,100 或 3,200 年前，早期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工作。它让你以一种非常切实的方式与我们的圣经祖先和母亲联系。右上图是在一个地点或地区发现的一组陶器，这是一个可以从同一时间和地点确定的特定地区。

这些是公元前九世纪的陶器收藏。现在正是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右下角的图片又是他们刚刚开始挖掘的五乘五米的正方形。

那是城门的一部分。现在你看到了，你只看到那里光秃秃的地面，但你看一些瓦砾，下面可能还有一些墙线。不幸的是，这很典型，因为，比如说，一座有 2,800 年历史的城门已不复存在，你必须挖掘或多或少的地基。

现在，我想指出这一点。这一切都在圣经迦斯的Tel es-Safi。请参阅《列王纪下》中上面提到的经文。

经上说，大约在这个时候，亚兰王哈薛上去攻打迦特，占领了它。然后他转而攻击耶路撒冷。经文中的注释非常简短。

几乎是一个，我想说几乎是一个脚注。但 20 年来，以色列巴伊兰大学一直在挖掘 Tel es-Safi，这节经文变得非常生动和真实，因为他们发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证据，表明这座城市曾被大规模破坏，这座城市曾经是最大的城市。圣地的城市，比耶路撒冷还要大。这在九世纪被哈薛领导下的亚兰人摧毁了。

这两位女士和在 Tel es-Safi 工作的每个人都非常熟悉这种破坏，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处理这种情况。再说一次，那个陶器组合是来自那次破坏，就像那扇门的基础路线的遗迹一样。好的。

圣经考古学有几个定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定义它。最著名的可能是右上角戴眼镜的绅士。

你可以看出这是一张旧照片。这位先生的名字是 WF 奥尔布赖特，威廉·福克斯·韦尔·奥尔布赖特。他确实是元老，可能是 20 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圣经考古学家。

他使用了圣经考古学的这个定义。圣经考古涵盖了从印度到西班牙的所有圣经中提到的土地。那里有一大片领土。

从俄罗斯南部到阿拉伯半岛南部，以及这些土地从公元前约一万年或更早至今的整个历史。现在，这可能是在 40 年代或 50 年代写的，石器时代的基督教，或者他的一本介绍性书籍。但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可以说，今天的考古学广泛地涵盖了那个辖区，或者说那个时间和地理的跨度。现在，我自己的教授，一位名叫安森·雷尼（Anson Rainey）的以色列教授，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考古学领域工作，他对这门科学的看法要消极得多。我们将读一下他所说的：考古学是一门挖方洞的科学以及用它纺纱的艺术。

当他说出这句话时，在各种科学会议上赢得了很多掌声和笑声。但他也看到了考古学的一些缺点，因为有时考古学家在解释时有点过于热情，尤其是当他们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些可能揭示圣经的东西时。因此，安森·雷尼（Anson Rainey）让我们脚踏实地，并且不喜欢用考古学家这个词来称呼他。

他更像是一个文字专家，但他在考古学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因此，关于考古学的定义有两种有趣的、截然不同的观点。或许，圣经考古学的一个更好的整体定义就摆在我们面前。

我要读一下这个。圣经考古学是一门科学学科，融合了圣经研究、古代语言、古文字学等学科，即文字研究、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了解地形、地形和地名、遗址名称和附近地区。东方历史与田野考古学及其子学科。这是一口。

圣经考古学或近东考古学有很多子学科，我们将在新考古学中讨论它们。这样做都是为了发现圣经的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社会背景，并理解圣经的相关性。再说一次，虽然拗口，但这种定义可能比大多数都更好地概括了圣经考古学的定义。

多年来，很多人问我，好吧，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圣经。为什么要去圣地挖掘更多的信息？我们有圣经。这已经足够好了，对吧？那么为什么基督教大学和神学院仍在挖掘呢？现在，我对 PowerPoint 上的标题提出警告。

大多数基督教神学院和大学不再进行挖掘。遗憾的是，考古学越来越不再是基督教大学在该领域教授和实践的一门学科。不幸的是，在我今天发言时，这是一个悲伤的评论。

但那些这样做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嗯，首先，道歉的努力。他们毫不掩饰，就像我们在安德鲁斯一样，在挖掘时喜欢找到证实圣经记载的东西。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东西，找到了文物，并且发现了确实证实了圣经文本的东西。

为了理解圣经记载的物质和文化背景，就像圣经的最初接受者和读者一样，我们必须明白圣经不仅仅是一本书。这是一本书。当我们读圣经时，我们已经与那个时代至少有2000年或更久的距离了。

阅读《新约》和《旧约》的最初读者了解了很多我们在 21 世纪所不知道的事情。因此，考古学可以帮助我们填补这些空白。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的习俗、人

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如何将身体和灵魂保持在一起，这有助于我们在阅读圣经时理解圣经文本。

考古学给了我们这一点，所以它非常非常重要。第三，应该对圣经及其背景提出原创的主张和理论。再说一次，当我们解释经文时，我们会用我们所拥有的所有工具，以我们知道的最好方式来解释它，但考古学会帮助我们，有时会迫使我们回去重新阅读经文，然后说，现在我们发现了我们发现，让我们重新阅读该文本，看看我们是否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它，这对圣经学者回溯并利用考古信息和现场数据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和帮助，能够以更有力的方式重新解释和理解经文。

在这方面，我想不出比 1929 年及之后在乌加里特发现的石碑更好的考古发现资料库了，它帮助我们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理解《旧约》，特别是通过理解迦南邪教，我们稍后也会讨论。好的，简单来说，这就是我们将要讨论的内容的概要。让我们看一下考古学的一些具体例子以及已发现的内容。

第一张照片显示这个年轻人俯瞰着这个宽阔的峡谷。看起来像美国大峡谷。它不是。

这实际上是约旦的瓦迪穆吉布，圣经中的阿农峡谷或阿农河。他正站在一座古老防御工事或城镇的古墙上。从位于亚嫩河谷边缘的亚罗珥看申命记 2:36。

那是亚罗珥的所在地，就在亚嫩河的边缘。所以，考古学可以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就是申命记中那句话的确切位置。

这位犹太拉比说，穿越阿农河就像穿越芦苇海一样神奇，因为它是一个又深又巨大的峡谷。但就是这样，这又是该文本的图片。右上方的幻灯片或图片是一块墓碑，该墓碑显然是由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的一些俄罗斯僧侣发现的。

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我们很想知道这些信息。它被放在橄榄山俄罗斯教堂的收藏中，两位年轻的犹太考古学家过来查看他们的收藏，发现了这个，在二十年代末在他们的收藏中重新发现了这个，他们的名字是埃利泽·苏克尼克和纳赫曼阿维加德。

他们认识到这个墓碑的重要性，我们稍后会在这里讨论，并立即于 1931 年以希伯来语和英语出版了它。墓碑是阿拉姆语，阿拉姆语的文字，即古文字，可以追溯到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公元一世纪，所以大约在基督的时代。但它用阿拉姆语说，我将粗略地翻译一下，犹大王乌西雅的头骨被带到这里，并且没有被打开。

让我们看看圣经如何描述乌西雅的埋葬。亚撒利雅、乌西雅与他的祖先同眠，并被埋葬在大卫城附近的祖先那里——1 Kings 15.7。这告诉我们什么？嗯，这实际上证实了该文本，因为据我们所知，乌西雅患有皮肤病。

因此，由于他身体的这种不洁，他不能与国王一起埋葬在大卫城南部某处的皇家坟墓中。他们把他埋在外面他自己的坟墓里。所以发生了什么事？显然，由于希律时代大卫城的发展，他们不得不搬迁那个坟墓。

于是，他们将坟墓迁往别处，为乌西雅王立了新的墓碑，并将他安葬在别处。然后，该墓碑又被一位俄罗斯牧师或其他人发现，并进入了该收藏。但他们再次知道这是基督时代乌西雅的坟墓，因为它可能有一个他们可以阅读的更古老的墓碑或铭文。

这个位置是当时的人们所知道的。这里的左下角是所谓的“bola”。大泡是一块印有印章的粘土，该印章在粘土上留下了印记。

当然，印章是一种反向的、向后的印象。这就是正确的印象，是印章撞击那块粘土的产物。但这一个很特别。

让我读一下这里的文字。希西家拥有极大的财富和尊荣，他为自己建造府库。
2 历代志 32.

这是一个真实的印章印记或印章，带有犹大国王希西家的印记。上面写着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希西家，印章上有一种带翅膀的生物作为图案图案。我们没有真正的印章，但我们有不止一个印章印记，粘土波拉，它可能在一场火灾中，并且实际上在那场火灾中被烧毁和固化，并且幸存下来。

当然，它所密封的纸莎草文件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们有希西家真实的印记。希西家，犹大王。

好吧，这里的最后一条是约旦杰拉什市的主要街道，或称卡多·马克西姆斯 (Cardo Maximus)。这是圣经中的Gerasa。新约对此有何看法？所以，耶稣说，回家去吧。

他说的是那个被他除掉的恶魔附身的人。回到你的家，宣告神为你做了多少事。于是，他离开了，并在整个格拉萨宣告耶稣为他做了多少事。

那是在路加福音中。今天，您可以沿着杰拉什或格拉萨的主要街道卡多马克西姆斯漫步，看到战车和马车车轮磨损的石头上的战车凹槽，并再次参观一世纪以后的寺庙和教堂。但基本上，走到这个人见证耶稣为他所做的事情的地方。

在小亚细亚和意大利之外，约旦的杰拉什有一些保存最完好的罗马遗迹。这就是四个例子，再次将考古学的肉体放在骨头上，并看到圣经和考古学之间的相关性。这就是让我们这么多人如此着迷的原因，这就是我们从事此类工作的热情。

考古学是什么意思？考古学一词源自希腊语，意为“古代”。我们很熟悉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写了一部重要著作《犹太人的古物》。

这基本上是他与其他一些资料来源一起使用的旧约历史的概要。但最初的希腊文标题是《犹太人的古物或考古学》。所以，它就有了研究古物或古代传说、古代历史的思想。

这就是考古学的基本意义。现在，考古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非常古老。

它可以追溯到旧约时期，甚至可能更早。亚述巴尼拔 (Ashurbanipal) 是公元前 7 世纪的亚述国王，你可以说他是一位业余考古学家。当然，他曾是亚述帝国的国王，拥有巨大的权力。

他利用这种权力所做的就是收集、购买、贿赂，并尽其所能地收集尽可能多的古巴比伦传说和石板、历史石板。现在想想这个。这些泥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和三千年，甚至更早。

即使在亚述巴尼拔的时代，也就是公元前 7 世纪、公元前 600 年、基督诞生前 600 年，他就在收集泥板上的古代文献，并让他的皇家抄写员将它们转录成可读的亚述楔形文字。因此，他在尼尼微收集或建立了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当尼尼微于 612 年落入巴比伦人、迦勒底人之手时，该图书馆被毁，但在 19 世纪又被重新发现。

稍后我们将讨论亨利·奥斯汀·莱尔德。但那个图书馆被重新发现，成百上千的这些平板电脑被保存下来，目前存放在博物馆中，最著名的是大英博物馆，仍在破译中，其中许多仍未破译。在这些泥板中，有吉尔伽美什史诗《埃努玛·埃利什》的重要副本，它们与《创世记》中的圣经文本非常相似。

再说一遍，亚述巴尼拔是一位考古学家，多亏了他，我们才拥有了非常非常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的副本。另一位早期考古学家是拿波尼德斯。同样，亚述巴尼拔是亚述人，拿波尼德是新巴比伦人。

他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位国王。他是伯沙撒的父亲。想想但以理书第 5 章。而拿波尼德，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他的日期，是一位非常不喜欢统治的考古学家。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远离巴比伦的一个名叫特马的绿洲里度过，挖掘和研究亚述的月神辛。他的母亲是亚述人，他崇拜亚述神而不是巴比伦神，这使他不受巴比伦人民的喜爱。

但他再次收集并修复了古老的寺庙，并收集了古老的亚述卡锡特以及早期的亚述和巴比伦文物和古物。他因此而闻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只是一个脚注，今天位于沙特阿拉伯的特马已经被挖掘出来，并且最近刚刚出版。

该遗址的挖掘者之一是一位德国考古学家，名叫里卡多·艾希曼 (Ricardo Eichmann)。你知道这个姓氏是臭名昭著的纳粹领导人阿道夫·艾希曼，里卡多的

父亲。因此，值得庆幸的是，里卡多不像他的父亲，而是当今非常杰出的德国考古学家。

另一个有趣的注释：在死海古卷中，我们有一个卷轴叫做拿波尼德的祈祷。这与但以理书第4章相似，尼布甲尼撒经历了七年的疯狂。拿波尼德显然也经历过这个。

好吧，超越圣经时期，进入后圣经时期。我应该说，最早的考古学家实际上是基督教朝圣者，基督教和犹太教朝圣者。他们会去圣地朝圣，并写下他们所见所闻的大量记录。

这些对于当今的研究极其重要，因为他们的眼睛和描述捕捉到了许多纪念碑、许多建筑物和许多不再存在的遗址。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第一位基督教罗马皇帝康斯坦丁皇帝的母亲。他的母亲已经很老了，但她还是去巡演，去圣地，到处走走。

她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与圣经历史相关的主要遗址，尤其是基督的生平。于是她去了耶路撒冷，当时的埃利亚卡皮托利纳，她说，第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第二，他被埋在哪里？这很有趣，因为居住在那里的埃利亚卡皮托利纳的早期基督徒指着城墙内的一座罗马神庙说，你把那座罗马神庙移走，在它下面，你会发现各各他。您会发现亚利马太约瑟的坟墓。

她就是这么做的。她是皇帝的母亲；需要我多说？他们发现了一座一世纪的坟墓群，然后发现了一块采石作业留下的劣质石灰石。

这些基本上成为她建立的圣墓教堂的一部分，涵盖各各他和坟墓。她还去了伯利恒，耶稣出生在哪里？那里有一个祭祀地点，他们把它移走，发现了一个石窟，一个山洞，耶稣并不是真正出生在马厩里，更可能是在石灰岩洞穴里。那个石窟成为她在那里建立的圣诞教堂的中心点。

橄榄山上的耶稣升天教堂也是如此。她前往西奈山脚下的穆萨山建立了一座教堂，据说是燃烧的灌木丛的所在地，摩西在那里接受了上帝的指示。于是，她就四处走动，建立了这些地方。

你可能会说西奈山可能不是这个地方，但其他地方很可能是这些圣经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由于她的勤奋，以及事实，虽然事情已经过去 300 年了，但仍然比我们更接近事件发生的时间，她所做的工作以及在这些地点建立的教堂、礼拜堂和修道院，非常，对于以后的研究非常重要。其他一些著名的朝圣者是波尔多朝圣者。

再说一遍，大多数朝圣者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不是好奇、提出问题并写下描述的人，但有些人这样做了。有些人很有文化，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波尔多的朝圣者就这么做了。埃杰里亚朝圣，她在圣地度过了很多年，在耶路撒冷度过了三年，对这些古代遗址做了非常非常好的描述，并提出了问题，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一位犹太拉比，西班牙图德拉的本杰明，再次写下了他的圣地之旅的精彩描述。

幸运的是，这些都有英文版和翻译版。约翰·威尔金森 (John Wilkinson) 的《Egeria's Travels》于 20 世纪 70 年代出版。它们非常适合阅读，特别是如果您熟悉圣地的地形，因为您可以在它们的描述中捕捉到许多不再存在的事物。

好的。许多人认为，考古学始于 1798 年拿破仑·波拿巴领导下的法国大军入侵埃及。拿破仑入侵埃及，并带来了大批学者和学者。

他们搜遍了埃及，袭击了所有埃及古迹，并试图将尽可能多的东西带回卢浮宫，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古埃及的文物。他的一些士兵在一个名叫罗塞塔的小镇上发现了这块黑色的石头。这块黑色石头对于埃及古物学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解开了一种直到那时学者们才能够破译的语言，那就是我们在古埃及非常熟悉的象形文字和象形文字。

图片、照片和电影。现在，象形文字遍布埃及。他们在专栏上写字。

他们在各种表面上书写。我上个月刚从埃及回来，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直到 19 世纪，这都是无人能读懂的东西。

这毫无意义。但罗塞塔石碑解锁了象形文字，因为它是三语铭文。象形文字位于顶部。

中心语域是 **Demotic**，这是埃及的简写形式。底部的音域是通用希腊语，这是关键。因此，一群学者，尤其是让·尚皮尼翁（Jean Champignon），一位绝对才华横溢的语言学家，精通古代和现代的数十种语言，为此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弄清楚并能够解锁象形文字并能够翻译它。

顺便说一句，它是从一系列所谓的“漩涡花饰”开始的，这是法语中雪茄的意思。这是一种围绕文本的椭圆形椭圆线。而且，他认为这是托勒密的一个词，托勒密又是一位国王，埃及已故法老，他是对的。

他从那开始并开始将它们整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今天的罗塞塔石碑仍然是埃及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因为多亏了香皮尼翁和其他人的工作，我们可以阅读所有这些象形文字。我们还必须明白，直到19世纪，还没有摄影。

因此，前往圣地的游客可以描述他们所看到的或画下来的东西。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一位名叫大卫·罗伯茨的苏格兰人。大卫·罗伯茨访问了圣地和埃及。

你可以看到那里的日期，1838年到1840年，他还根据他参观过的许多景点创作了一系列画作。这些画作在欧洲广受欢迎。我在这里提到他的系列画作的第一个订阅者不是别人，正是维多利亚女王。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推荐。但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画了一些不同场景的非常美丽的画作。这当然是埃及的卡纳克神庙。

今天你仍然可以在那些柱子上看到油漆，只是在柱子的下侧、柱子的头部留下了一点点。这是罗伯茨回国后的一幅画，穿着他在近东时所穿的服装。所谓的金库或佩特拉，正如他访问时所出现的那样。

当然，最后是从特拉维夫眺望地中海航线上的雅法的景色。这里底部的那个又是佩特拉，那是一只鹿或修道院，又是另一个巨大的坟墓。宝库和修道院实际上都是著名纳巴泰人的纪念墓。

大卫·罗伯茨的问题在于，他对绘画的实际主题相当准确，例如卡纳克神庙的柱子、修道院和金库。他常常失败的是背景。他把实际存在的东西变得幻想而不现实。

这相当接近。这里看起来像一个山谷。这里其实是一条崎岖深邃的峡谷。

我认为特拉维夫沙滩周围的一些遗迹可能是被添加的。但雅法的实际情况，对雅法的描述，可能是相当准确的。因此，罗伯茨再次做得非常出色，以视觉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圣地的样子，但他的所有描述都不是非常准确。

现在，在 19 世纪，圣地仍然是一个未知的领域。这就像去月球一样。但是圣地当时非常流行，他们会举办派对，上流社会、精英们都会在英国和美国举办派对，穿着当时东方的，我们可以说，东方的服装，举办这些派对。

因此，他们会去看这些图片或绘画，然后再去看圣地的照片。但要参观圣地，那就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那是十九世纪，圣地就像狂野的西部。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着它。我在引号中使用了该术语。这是非常危险的。

武装强盗和贝都因部落到处乱窜，你基本上必须带着武装警卫过去。朝圣者和探险家经常会患上痢疾和其他疾病，其中许多人死亡。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其中一些在圣地生病的人。

确实，确实，你把自己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一项非常昂贵的努力。因此，将其与登上月球进行比较并不是很牵强。但人们仍然渴望看到圣地的景色，它是什么样子，并走在他们的圣经祖先走过的地方。

因此，参加这些聚会并观看大卫·罗伯茨和早期摄影师的画作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19 世纪一些更重要的早期探险家首先是瑞士探险家约翰·路德维希·伯克哈

特 (Johann Ludwig Burckhardt)。这位绅士学会了阿拉伯语，可以像当地人一样讲阿拉伯语，穿着像阿拉伯酋长，并以这种方式伪装自己。

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相当自由地穿越圣地，我们可以说黎凡特、叙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以色列，而不引起注意。换句话说，他看起来不像西方人。最著名的是进入佩特拉的伯克哈特。

佩特拉又是纳巴泰人，是约旦南部一座伟大的纳巴泰人城市，位于以东山区，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坟墓外墙和美丽的石头。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一座失落的城市。伯克哈特想去参观佩特拉。

他前往杰贝勒哈伦山（圣经中的何尔山）朝圣，参观位于佩特拉西侧的亚伦墓。他能够在贝都因人导游的带领下进去，而且我们认为他显然是大约 800 年来第一个看到佩特拉古城的西方人，这令人难以置信。当然，在那之后，佩特拉令人难以置信、超现实的一面的旅游业不断增加，从那时起，已有数百万人参观过它。

但他是第一个，他在日记中对此进行了描述。不幸的是，他在访问埃及时患了痢疾而去世。但他的日记被送回英国，并以书的形式出版，并在 19 世纪被广泛阅读。

现在我们来谈谈几位非常重要的美国探险家。爱德华·罗宾逊和伊莱·史密斯。爱德华·罗宾逊是纽约协和神学院的教授。

希伯来学者、德国希伯来学者格塞尼乌斯的学生，实际上把他的词典翻译成了英语。但爱德华·罗宾逊至少两次访问圣地，并花费了许多、许多、无数的时间，试图将圣经中的地点与圣经中的地点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地形联系起来。现在，他带着一位名叫伊莱·史密斯的美国传教士与他同行。

伊莱·史密斯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当然，罗宾逊很好，希伯来语和古代语言都很好。

在当地阿拉伯人的帮助下，他们能够识别出数十个圣经地点，不是根据地点的描述或一般位置，而是根据阿拉伯语的名称。这个非常重要。这是地名、地名的研究。

今天我们很难相信还有地名这样的东西。但圣地的阿拉伯人至今仍保留着古老的名字。我在约旦一个名为 Tel Heshban 的网站工作了几年。

这是一个阿拉伯名字，保留了圣经中的希什本遗址。您可以识别字母或声音的相似性。许多世纪以来，希实本一直是德卡波利斯，是罗马和希腊的一个小城镇，后来是拜占庭城镇。

公元七世纪拜占庭人被穆斯林驱逐后，该镇又恢复了闪族名称。另一个例子是以色列著名的旧约城市贝特山。一千年来，贝特山一直是一座名为“Decapolis”的城市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 7 世纪穆斯林接管并恢复北山为止。因此，讲闪米特语的当地人拥有这些语言传统，这些传统在各个列强的外国帝国统治期间一直保持着。因此，罗宾逊和史密斯能够通过捕捉这些名字，有时它们被破坏，有时它们因各种原因而改变。

我们将在本课程中特别讨论其中一个。他们能够破译、识别和定位许多圣经地点。因此，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

正如你在这里看到的，伟大的德国旧约历史学家阿尔伯特·阿尔特引用了这句话，而罗宾逊的脚注埋葬了几代人的错误。他解决了所有问题，而且解决了很多问题。我相信这些内容是在 1850 年代或 40 年代出版的三本厚厚的书《巴勒斯坦历史地理》中出版的。

19 世纪又有很多探险家，我在这里只想指出几个。这再次引起了美国人的特别兴趣，因为美国海军实际上在 19 世纪就在圣地。美国海军在那里做什么？显然他们的任务是绘制约旦河和死海的地图。

于是，美国海军上尉威廉·林奇带着他的手下，他的水手们来到了停泊在海法或阿科平原的补给舰，拖着一些可折叠的船穿过耶斯列山谷。，哈罗德谷，一直

到约旦河。他和他的手下沿着约旦河航行，绘制了约旦河和死海的地图。难以置信。

这实际上是作为一本书出版的，《1849年美国远征约旦河和死海的叙述》。林奇回去了，他是一个南方人，在内战中在南部邦联海军服役，在战争那年去世结束了。但不管你信不信，那本书已经印刷了很多次，我想今天仍在印刷。

再说一遍，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他们进行了水深测量，能够分辨出约旦河和死海各个地点的深度和海拔。好吧，这实际上是我们安德鲁斯大学博物馆里的东西，霍恩博物馆，但是摩押石碑或米沙石碑。

如果圣经考古学家有过一种印第安纳·琼斯式的描述，那就是这个发现以及围绕这个黑色玄武岩纪念碑发现的事件。有一个叫Frederick Klein的瑞士传教士，他当时正在约旦外约旦旅游，他和一群贝都因人在一个叫塔尔迪班的地方露营。再次保留这个名字，迪班，这是外约旦的一座古老的摩押城市。

贝都村民指着地上的一块雕刻精美、造型优美的石碑。弗雷德里克·克莱恩走到它面前，看到石碑上古老的文字，立刻知道这非常非常重要。于是他记下、抄写了这块石碑的一些文字，然后回到了耶路撒冷。

然后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张开嘴，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分享他的发现，只是分享它，分享给每个人，他发现这个铭文是多么兴奋。好吧，如果你把自己置于1860年代的耶路撒冷，那么奥斯曼帝国至少处于控制之中，但所有欧洲国家都想在圣地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他们都在那里设有领事馆，并且希望对圣地Terra Sancta拥有更多的控股权。所以，他们所有人都想要这个，他们那里都有探险家和学者。所以，英国人想要它；法国人想要它，德国人想要它。

突然间，杜班的贝都因人吸引了所有的人前来观看，想要购买，并愿意出钱购买。贝都因人摸不着头脑，想知道为什么所有这些西方人都对这种黑色石头感兴趣。啊，里面一定有金子。因此，他们生了一堆大火，加热了这块石头，它大约有四英尺半高，是非常非常厚的玄武岩纪念碑。

然后他们把冷水倒在上面，它就碎了。于是，每个家庭都拿走了它的碎片，把它埋在自己的帐篷里，当然没有金子，铭文也被毁了。好吧，这个故事有一个不错的结局。

现在这个帐户有各种各样的版本。这个研究所——霍恩博物馆——的创始人齐格弗里德·霍恩实际上写了几篇关于它的文章。其他人也有。

嗯，最近的一件事。但有另一位学者来看这块完好无损的石头，幸好他挤压了这块石头。他所做的是将纸放在其表面上，弄湿纸，这就留下了印记，实际的铭文在纸上留下了印记。

当他等待它变干时，他抬起眼睛，看到一群骑着马和骆驼的贝都因部落成员从远处飞快地向他驶来。他顿时非常非常害怕，感觉自己有生命危险，他把碑上的纸撕成三片，塞进马鞍包里，上马就离开了。幸运的是，在碎片之间，我们能够得到这块石碑大约三分之二的碎片，学者们也能够得到它们。

在这些和挤压之间，他们非常自信地重建了文本。因此，重建后的石碑如今位于卢浮宫。查尔斯·克莱蒙-加农 (Charles Clermont-Ganon) 是耶路撒冷的法国国会议员，也是一位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从不同民族、群体和贝都因人那里收集了大部分作品，并再次重建了文本。

如您所知，这段文字非常重要。这是我们拥有的第一部旧约时期的罗马文本，不朽的文本。这又是一份皇家文本，或者你可以说是来自摩押王国的皇家文本。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840 年左右，即 9 世纪，是摩押国王米沙 (Mesha) 撰写的宣传文章。所以有时它被称为摩押石碑，有时被称为米沙石碑。但至今仍在学习、重写和编辑中。

一位法国学者应该为这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或非常重要的铭文写出最终的综合版本，目前尚未出现，但希望它会出现。但令人惊奇的是，每年你都会看到写在这块石碑上的论文和文章。现在，它说了什么？所有这些都只是在谈论它是什么，它说了什么？好吧，这又是摩押人米沙王关于他与以色列之间战争的宣传报道。

如果你把自己投射到九世纪，奥姆里、亚哈及其继承者领导下的奥姆里德王朝就崩溃了。耶户在《旧约》中详细描述了一场政变，他推翻了奥姆里德王朝并消灭了他们。但耶胡是一个软弱的国王，那次政变的影响波及到以色列在外约旦、摩押和麦地那的领地。

因此，米沙认为现在是反抗的时候了，他确实这么做了。他征服了外约旦的大部分地区，至少到了马达巴，并驱逐或杀害了居住在约旦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工作，我在约旦安德鲁斯大学工作，我们一直与梅沙打交道，因为他列出了他摧毁和重建的一些城市的描述清单。

当我们到达9世纪的水平时，我们必须问我们的问题：米沙和摩押人在这里吗？我们经常提到这块石碑，因为它是《列王纪下》第5章的摩押版本，而《圣经》对同一场战争进行了记载。它们在各个方面相互补充，但它们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纪念碑，也是从这座纪念碑中了解9世纪地缘政治见解的非常重要的见解。我们希望能找到更多，稍后我们讨论铭文时会讨论这一点。

这是Mesha石碑的文本。我不会花时间读它。它可以在网上的许多地方和各种书籍中找到。

但您可以看到其中突出显示的部分很重要。他是摩押人。他是达巴人。

他住在迪班（Dhiban）并谈论奥姆里（Omri）。同样，这里提到了以色列国王的名字，以及外约旦的以色列城镇。我们认为所提到的这些城镇之一是巴扎尔，它在旧约中也被称为避难城和利未城。

Jalul挖掘巴扎尔，这是一个位于约旦的Tel Jalul遗址。因此，对于在约旦工作的任何人来说，熟悉这一非常重要的文本非常非常重要。另一种文本，如罗塞塔石碑，帮助学者破译了楔形文字。

这是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以及在他们之前的苏美尔人的文字。伊朗西部所谓的贝希斯敦铭文是刻在悬崖面上的三语铭文。一位名叫亨利·罗利森爵士的英国人冒着巨大的风险复制了这段铭文，他因其工作而再次被封为爵士。

他必须把自己吊在悬崖上，要么用脚手架，要么用绳索，小心翼翼地抄写这段三种语言的铭文。由此，凭借他的语言知识，他能够破译楔形文字。这是一项壮举，就像商博良的象形文字一样。

但就在那时，突然之间，几十年后从尼尼微和尼姆鲁德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其他地点发现的所有这些平板电脑，我们都可以开始破译和阅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就。我之前提到过他，亨利爵士，或者奥斯汀·亨利·莱尔德，不是考古学家，而是律师和外交官。

他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当局谈判，获得了挖掘尼尼微和尼姆鲁德这两个亚述主要城市的许可，并写了一部著名的著作《尼尼微及其遗迹》。事实上，在经历了这么多、许多或几个世纪之后，这可能仍然在印刷。正是他发现了这座伟大的图书馆，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收集了所有早期巴比伦石板，莱尔德发现了这座图书馆并将其中的大部分运回英国。

现在，有些东西，偶尔，他会把发现的东西放在驳船上，比如这里的拉马苏号，然后把它们放在驳船上，沿着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然后把它们放在船上，然后驶回英国。偶尔，其中一艘驳船会沉没。但值得庆幸的是，莱尔德会临摹和绘画，在将发现的东西送走之前画出精美的图画。

我们有一些亚述浮雕，非常重要的浮雕，我们不再有真正的浮雕，但我们有他的画，这非常非常有帮助。因此，他再次发回急件并写这些书。这在当时非常受欢迎，你可以看到拉马苏进入大英博物馆，那幅画就在顶部。

由于这本书广受欢迎，他发现了被认为只存在于《圣经》中的亚述国王名字的证据。当然，有些人质疑这一点的历史性。他通过他的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是圣经考古学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该学科历史非常非常早期的时期。但你必须看看这里的时机。而这一点，在德国，1849年、1850年代、60年代及以后，文献假说的发展和质疑，所谓的高级批评，对圣经理史的质疑，考古学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

我鼓励我们的观众，有一篇关于朱利叶斯·韦尔豪森的精彩文章，他是那种最终形式，他发展了纪录片假设的最终形式。他甚至不会考虑亚述的任何这些发现。他忽略了它。

有一篇文章叫《亚述学中的韦尔豪森》，我忘记了它的确切名称，但这是一篇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章，表明他甚至不想处理这些发现，因为它再次违背了他的许多理论摩西五经以及之后整本旧约的资料来源。莱尔德有帮手。其中一个当地的伊拉克人霍尔穆祖德·拉萨姆，另一个是他的英国同胞乔治·史密斯。

他们都做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莱尔德离开后，拉萨姆继续进行莱尔德的挖掘工作。乔治·史密斯实际上是在大英博物馆扫地，尽管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他自学了楔形文字，自学了古巴比伦亚述语。

他能够出版奥斯丁·亨利·莱亚德获得的一些重要石板，包括《吉尔伽美什史诗》和巴比伦洪水记述，但其中遗漏了一部分。他实际上与另一批学者一起前往伊拉克并找到了丢失的平板电脑。不幸的是，由于那里的条件恶劣，他也死于痢疾，但他去世时很年轻，才36岁，但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大部分时间是自学成才的。

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回到黎凡特，当我说黎凡特时，我基本上指的是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以色列-巴勒斯坦。这是法国人用来描述地中海的术语，是东地中海沿岸的法语术语，也是大多数考古学家使用的术语，即南黎凡特。我们转向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考古探索方面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正如你可以想象的那样，因为它是什么。

事实上，第一个系统的发掘工作是由法国人路易丝·德·索尔西(Louise de Saulcy)进行的。你可以在那里看到他的日期，在老城的北面有一个墓葬群。今天这里是阿拉伯社区谢赫贾拉 (Sheikh Jarrah) 的现代区域，他相信并公布了这里是国王的坟墓。我，我在这里停顿一下，因为每一位在耶路撒冷工作的考古学家，我可以说几乎每个人，可能每个人，在他或她的心中都有希望和渴望，也许能够揭开大卫王和他的传说中的坟墓。继任者。

德·索尔西在阅读约瑟夫斯时想到了这一点，因为约瑟夫斯谈到了第三堵墙的线条经过皇家陵墓。那里使用的希腊词是“anticrew”，“附近”。因此，德索尔西认为他已经找到了皇家陵墓。

这些建筑的宏伟建筑和规模无疑是皇家的。您可以在这里再次看到平面图，全部位于地下，雕刻在基岩上。他实际上发现的是阿迪亚贝内海伦娜王后的坟墓，她是早期皈依犹太教的人，于公元一世纪移居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去世。

所以，这与复活和早期教会之后发生的事件非常当代。约瑟夫斯里有描述和提到她，后来才发现，但是他，他认错了，但是他保留了这些文物。它们在法国展出，后来日期正确，并且不是出自犹太或以色列国王，而是出自这位海伦娜王后，不是君士坦丁母亲的海伦娜王后，而是另一位生活在 200 年前左右的夫妇的王后。

所以，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在耶路撒冷进行挖掘。现在，随着圣经考古学，特别是圣地考古学的流行，在欧洲建立了一批科学协会。其中第一个（如果不是第一个）就是巴勒斯坦探索基金。

据传说，有人告诉我，一位非常富有的英国女士访问了耶路撒冷，她口渴了，想要一杯水，他们给了她一杯浑浊的水。她看着那个，说，我们的主当然没有喝过这么糟糕的水。她拨出资金研究古代耶路撒冷的供水情况。

古代耶路撒冷人如何获得水？她于 1865 年建立的该基金成为巴勒斯坦探索基金的前身。该基金至今仍然存在。该公司仍在伦敦设有办事处。

他们仍然很活跃。他们有一本非常著名的期刊，可能是第一份考古期刊，叫做《巴勒斯坦探索季刊》。当时，它被称为巴勒斯坦探索基金季度报表。

发生的事情是一群英国人，英国军队的几位英国皇家工程师前往耶路撒冷，开始研究和制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所有古代遗迹的建筑图纸。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工作之一。第一个是查尔斯·威尔逊，其次是查尔斯·沃伦。

他们回答了很多有关古耶路撒冷的问题。他们发表的作品在今天仍然极具价值，因为他们探索、绘制和绘制的一些地方再也无法到达、无法再进入。查尔斯·沃伦 (Charles Warren) 是他一生中一个有趣的脚注，在担任皇家工程师并在耶路撒冷做出了出色的工作之后，我认为他回去后成为了伦敦的警察局长。

他就是那个试图抓捕臭名昭著的开膛手杰克的人，但他使用了摄影，犯罪现场摄影，那个案件，那个可怕的案件，那些在伦敦白教堂区谋杀那些妇女的案件。沃伦使用了非常非常非常先进的技术来试图抓捕这个犯下这些可怕罪行的臭名昭著的家伙。在这方面，他没有成功，但他使用了许多创新的打击犯罪技术，并引入了这些技术，包括犯罪现场摄影。

所以，我们实际上有这些犯罪的照片。但是，是的，威尔逊和沃伦都非常出色，在耶路撒冷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辛，试图破译和确定古代耶路撒冷的样子。墙壁，墙壁所在的地方，还有一些建筑物。

并且非常非常重要。对于这两位先驱，我无法说得太多。现在，在对耶路撒冷的调查中，以及威尔逊和沃伦对耶路撒冷供水的调查中，实际上是从伯利恒以南的三个水池开始的，这些水池被称为所罗门水池，被误称为所罗门水池。

他们可能是哈斯摩尼王朝，然后希律，希律党，扩大了他们。从这些水池开始，有一条风很大的渡槽，有时对天气开放，有时用石头块组装在一起，形成一根管道，一直通向圣殿山。这又是古人的一项惊人的工程壮举，这些技术一直使用到奥斯曼帝国时期，并由沃伦和威尔逊及其工人绘制。

现在，对巴勒斯坦西部的调查就由此展开。这又是由皇家工程师承担的。尤其是负责这些工作的两名男子，克劳德·雷尼尔·康多尔 (Claude Reynier Condor) 和基奇纳 (HH Kitchener)。

我认为，这就是一英寸的尺度，一英寸等于一英里。他们绘制了整个巴勒斯坦西部到约旦河、约旦河谷和死海的地图。西边的一切都被绘制了地图。

所有网站的名字都是通过采访当地阿拉伯人抄下来的。再次强调，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你可以看到八卷，而且做得非常漂亮。

尽管如此，我认为他们还是重印了这篇文章。售价数千美元，但今天你实际上可以购买重印版的八卷。但非常棒。

再说一遍，至今仍被学者们使用，因为从那时起，甚至一些站点名称也被遗忘了。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现在他们并没有把一切都做好。

关于秃鹰和基奇纳，有一种非常滑稽、非常滑稽的解药。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寻找米吉多遗址，即圣经中著名的哈米吉多顿遗址。他们站在这个叫做 Tel el-Mutessellim 的大土丘上。

他们环顾四周，米吉多到底在哪里？他们，他们从这个美丽的地方，非常著名的地方环顾耶斯列山谷。我想，他们最终决定了穆吉达之类的东西，一个位于山谷东侧的名字。他们所站的其实是圣经中的米吉多。

他们认为只是一个观察风景的好地方实际上是他们正在寻找的地方，就在他们的脚下，至少有人告诉我。但这是有关西巴勒斯坦调查的故事之一。我们在这里求助的非常有名的人是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

皮特里是一位埃及古物学家，一位杰出的埃及古物学家，他将是第一个告诉你他是一位杰出的埃及古物学家并且是一位多产作家的人。事实上，有一天他接受了一位女士的采访，这位女士说，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我很想读一本书。我得读完你所有的书。他眼睛也不眨地回答了她。你不可能读完我所有的书。

你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阅读它们。只是数量太多了，你永远无法全部看完。他做到了。

他只是多产。每年他都会发表报告、著作和书籍。但他确实是，他很聪明。

尽管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埃及工作，但他在 20 年代来到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制作了一些网站。但他做的第一个遗址实际上是一个名为 Tell el-Hessi 的遗址，那是在 1891 年。他代表 PEQ（或 PEF）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提出了这一要求，并获得了赞助来挖掘这个遗址。朝向巴勒斯坦南部沿海平原。

就在这个土丘上，我们称之为“告诉”，稍后我们将更深入地讨论什么是“告诉”，他注意到有一条溪流切断了这个土丘的一部分。他看着这个土堆，他可以看到不同的层次，就像一个夹心蛋糕。在这些从河道、溪流中切开的地层中，他能够取出他所认出的来自埃及的陶器，并且可以确定年代。

底部的陶器比他看到的更古老的陶器，在更上面的地层。他意识到灯泡突然亮了，尤里卡，这个土堆不仅仅是一个垃圾堆或其他什么的土堆。那是一座真实的城市。

不仅如此，它还是一座城市叠加的城市。因此，皮特里当时意识到，人们在巴勒斯坦各地看到的所有这些土堆实际上都不是垃圾场或其他什么。它们是真正的城市。

起初他们不太明白城市会建立在城市之上，但事实确实如此。因此，他的学生、美国考古学家弗雷德里克·布利斯（Frederick Bliss）效仿皮特里在《泰勒·埃尔赫西》（Tell El-Hessi）上写的书，名为《众多城市的土堆》（A Mound of Many Cities）。因此，皮特里和他的追随者开始了地层学，对这些遗迹或废墟、一座废土丘的地层探索。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做了出色的实地考察，但他们了解自己是什么，大致了解他们在挖掘什么。皮特里 1941 年在耶路撒冷去世，年事已高。关于皮特里的故事有很多很多，但就像我说的，他不是一个人。

我的意思是，他有理由为自己感到自豪，但他将自己的大脑捐献给了科学。他认为这会有帮助，人们可以研究他的大脑，看看他是一个多么聪明的人。于是，他的遗体被埋葬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新教墓地。

他的大脑或头又被放进盒子里，回到英国，但很快就迷失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它仍然丢失了很多年。大英博物馆或伦敦大学的某个人，我不知道它是在哪里发现的，发现了一个板条箱，里面装着皮特里的头，里面装着甲醛。

好吧，他们不知道那人是谁。你知道，显然，没有相关文件，但是你瞧，在博物馆或大学的同一区域——我不记得，我不记得当时的环境或情况——考古学家

西蒙·吉布森（Shimon Gibson），一位圣经考古学家，一位著名的圣经考古学家，在那里工作。他们说，嘿，我们认为我们可能找到了皮特里的头。

你能知道他长什么样吗？你能认出他吗？你能认出他吗？非常非常戏剧性地，他们把头从甲醛中拉了出来，皮特里直视吉布森的脸，他的一只眼睛睁开了。毕竟，这就是西蒙·吉布森所说的，这会让我跑向出口，我想，我不知道。但是，现在皮特里的头被发现了。

这就是我在这里想说的。他在泰尔赫西的发现再次对圣经考古学产生了非常非常持久的影响。最后，我们这里最后的一些人，乔治·亚当斯·史密斯，另一位英国圣公会教徒，或者对不起，苏格兰圣经学者和牧师，广泛游览了圣地，有点像罗宾逊和史密斯的肩膀上写的，但写了一本精彩的书，名叫《圣地历史地理》，使用了当时的所有信息，并将其浓缩，然后，然后，然后写下来。

我想，它出版了 26 个版本，最后一个版本是在 1931 年印刷的。他的一生有点悲伤，我想，他失去了他的儿子或他的一些家人，但悲剧却发生了。他还出版了两卷本的耶路撒冷历史和一本地图集。

但他的工作过去非常非常有价值，现在仍然很有价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乔治·亚当斯·史密斯的早期版本被埃德蒙·艾伦比将军使用，他是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奥斯曼帝国作战的英国将军并使用过。他用史密斯的书来指导他的军队从南部、埃及入侵巴勒斯坦，并占领了贝尔谢巴，然后最终占领了耶路撒冷以及该国其他地区。但是，是的，那本书的副本在艾伦比的总部。

好的，我提到了巴勒斯坦探索基金。同样是在 19 世纪、20 世纪初，在圣地建立了许多国家考古机构。这些确实是我们所知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圣经考古学研究的总部。

第一个当然是美国考古学派，现在称为美国非东方研究学派，以其悠久的历史而闻名。就在最近，这已改为美国海外研究学院，以实现政治正确。而东方，古代东方，不仅被认为是东亚，也被认为是西亚。

实际上，这根本没有任何作用来澄清这一点。只是政治正确而已。不管怎样，1900年，它实际上是在老城成立的，然后在东耶路撒冷老城外建造了一所美丽的学校，至今仍然存在。

许多考古学家，如果你是一位在圣地工作的美国考古学家，你，你在那所学校工作，该学校最终被命名为奥尔布赖特研究所，今天以我们在第一张幻灯片中提到的那位著名考古学家威廉姆的名字命名。奥尔布赖特是第一批导演之一。英国学校成立于1919年，也在东耶路撒冷，现在称为凯尼恩学院，又以一位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的名字命名，我们稍后会谈到。

法国人和德国人。法国有公立学校 考古学 法兰西斯，对不起。1890年，拉格尼耶 (Lagranier) 在东耶路撒冷、大马士革门以北建立了该中心。

该学校内有圣斯蒂芬教堂，这是一座拜占庭式教堂，据说是斯蒂芬殉难的地方。简单介绍一下圣经学院，当我在以色列攻读硕士学位时，我有幸使用了他们的图书馆。世界上最伟大的图书馆之一，即使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圣经研究图书馆，也在圣经学院。

如果您需要它，他们就有。这是一个非流通图书馆，但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那里复印资源，这些资源在其他地方确实没有。来自巴黎高等学校的非常非常著名的考古学家，神父。

文森特和罗兰·德沃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个，其他人也是如此。橄榄山的德国考古研究所、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医院是他们的总部。没错，这有点有趣，橄榄山实际上是一条山脊，而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医院就在分水岭上。

你向东望窗外，你会看到朱迪亚沙漠。你向西望窗外，你当然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周围的山脉、耶路撒冷周围的山丘和耶路撒冷本身。有一天，艾伯特·达尔特向东边的窗户望去，看到贝都因人把他们的羊群从约旦河谷赶到橄榄山山坡上刚刚收获的庄稼。

然后他意识到，这就是他和平解决他对约书亚记理解的想法的推动力。这件事就发生在德国研究所。古斯塔夫·达尔曼（Gustav Dahlmann）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德国学者，他写了一部多卷本的圣地文化史，但从未被翻译成英文。

当然，还有 Alt，然后是马丁·诺特，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旧约》学者，我想说，他是一位考古学家，也许是一位纸上谈兵的考古学家，但非常重要。现在是犹太移民，犹太移民浪潮始于 19 世纪末，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进入圣地，那个犹太社区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 Yeshuv。1913 年，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团体，称为“犹太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

所以，他们刚刚庆祝了 10 周年，我们今天谈论的是 2023 年，10 年前他们庆祝了 100 周年。他们再次非常、非常、非常明显地缺乏资源。但他们联合起来，他们的一个学生成为了博士学位，放弃了美国的一所大学，洛杉矶就在那里苏克尼克，他是第一位受过训练的考古学家，在圣地及其周边地区工作了很多年，并出版了一本很多。

最著名的是，他是以色列著名考古学家伊格尔·亚丁的父亲。但其他以色列考古学家与这个机构、这个社会一起成长。它由约瑟夫·亚比兰（Joseph Abiram）领导多年，这就是他在那里的照片。

看看他的日期。他去世时享年 107 岁。我实际上和他谈过几次。

2009 年我在耶路撒冷，仍在工作，他自 1941 年起就在巴勒斯坦或后来的以色列探索协会工作。我想他最终在 2009 年左右退休了。但他来找我，他说，你想买一些书籍？我说，是的，你读懂了我的心思。

但他在那里呆了几十年、几十年、几十年，终于在去年去世，享年 107 岁。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的地图，这将是我们的考古研究的重点，稍后我们将详细讨论地理领域。但这是耶路撒冷老城，它本身就非常值得一游，因为它的历史和考古学是如此错综复杂。

但这将是我们这门课程的教室。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在讲授圣经考古学。这是第 1 场，圣经考古学学科简介和历史，第 1 部分。